

罗黎牧文论选

罗黎牧 著



罗黎牧文论选

罗黎牧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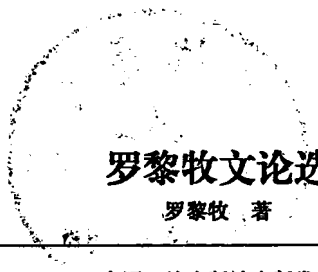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垒书丛/陈道谟、蒋永志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8

ISBN7-80099-347-7

I. 玉… II. 陈…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成都IV. 12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107 号



罗黎牧文论选

罗黎牧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成都拓展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80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全套定价:66.00元

本册定价:6.00元

ISBN7-80099-347-7/I.61

·玉堂书丛·

主 编:陈道谟 蒋永志

特约主编:潘颂德

弁 言

《文论选》收入了长、中、短散评杂论三十余篇，从一九四四年起迄七十年代末，时间跨度三十五年。四个十年代。

可以个别或综合举凡地谈谈若干篇目。

首篇《读〈丘迟与陈伯之书〉、〈朱浮与彭宠书〉二文》，最初发表在藻苑（华安草坂）寻源中学的定期壁刊上，稿底具一九四四年，是十多岁时写的若干习评篇什。但从评点上说，却逾越了一般事理和世故的体察，把私与公，官与民，情与理等的矛盾辩证原理予以分筹归统，赋之文学功能以导向当年的抗战实际。这同作者早年的若干肤浅的“雏声”显然胜似一筹。故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文论均编入另个集子《文存》一书中，选集遂收这么十篇和一则剪评，做为建国以前的青少年时期之履痕见拙于此。

《饮水思源》为当年的“饮水文艺社成立纪念刊”而作。这个文艺社是宋衡心老师和欧阳漫岗同学发起和组织的文学社。学校从华安迁回漳州的一九四五年的“五四”前夕，文艺社在漳州中山公园刊出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六周年的刊栏。做为编者，我为它写了前言。

《汉奸的崇拜》一文，我一直未曾找到和保存下当年刊出的报纸。记得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寄给温欣的。他当时在厦

门编辑孙中山先生题签的报纸《江声报》的副刊。这里收入的是我的底稿，记得是用郁地的笔名。杨温欣，福建同安人，是我中学时期上几届的在校同学，一九四一年靳以发表他的小说《羊公云》于当年的福建的著名刊物《现代文艺》（我给覃子豪的信曾提过这个刊物）杂志上的首篇，一时轰动全校。他毕业后去厦门编报期间，我曾遵嘱寄给他散文、小说、评论等各类文字。当时好像梦白骷（单复）也在《江声报》。几年前我曾写了一支小令寻找温欣，至今杳无消息，现在也已过了古稀，不知人在哪儿？欧阳漫岗却是日三兄告知我的，是一九九〇年被病魔夺走的。中学时代同班的同学至今一个不遇，怎能记得更昔时日的同辈和师长的形神影肖的呀！使我恒久怀思的还有曾发表我的稚嫩之作的厦门报人吴学诚，后来知道他一九四七年就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我寻找温欣时，也为学诚写了一支纪念散曲。

《〈圣经〉讲评》分前后讲，实是“孪生兄弟”，讲它更是在难得的“大堂广众”。上次只借走廊，下次辟了大厅，慌得执事“目瞪口呆”。“异处异处兮堂哉皇！堂哉皇哉兮噯噯哟”——那沸鼎里却也未曾再浮出人头，但它实在不是《故事新编》。只是换个说法惟是把“神”讲成了“人”罢了。好在牧师是我从前的音乐老师，他不把我当成“悖道”，不阻碍我如此“讲经”。但我还是自个“退潮”，自个“消烟”，就这么只剩下了这张“幌子”，这一对平白老兄。

《香港英国当局不能推卸的法律责任》写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当时我从北京调到天津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华北干校。几年来在香港发生的爆炸事件，特别是当年的“四·一一”事件的发生，促使我急就此文。天津日报来函要求

存档作为资料加以摘用和报导。有关一九四九年的“泽生轮”爆炸事件，天津日报当时或以后曾否联系加以见报现在已记不起来。后来，我自己曾有一首写在“泽生轮”上的小诗收入《诗选》。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前，我又曾写了几首格律诗词。有一首《唐多令·回归颂》顺录于此：“倒计数玄黄，时钟次第尝。猛回眸，渔港残阳。百载奇冤沉弱国，三元恨，谁能忘？”

铁血亮东方，雄纲继宪章。设计师，两制堂皇。曼舞繁歌迎七一，罗湖水，洗宫商。”还有一首刊在洛杉矶的《白香词苑》上，向全世界人民宣示：“倒计鸣钟震宇寰，米旗堕地宰残顽。球籍时贤聚家国，气如檀。四海翻腾云水怒，邓公江总策先鞭。统一和平成典范，宝灯悬。”（《摊破浣溪沙·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点》）

《诗人·作品·时代及其他》是我在翻阅书信底稿时偶然祥读后特予抽出编入的。写此信时当是有闲情逸致的心绪和相应的环境氛围。原是急着要回北京，后来终于没有“归去来兮”，却留下了若干长书短笺，估计有些“箴言”已不能被人所识，心却对人宽容下来。这期间我去当街道业余干校的主任，又去兼市民校的校长。民校，就是夜校，专门、全方位为市民和郊区的村民、农民开办的文化夜校；业余干校、民校的领导和教师就是不拿工资的“有觉悟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无偿服务”人员。晚上，我舒了心身去给首次接触到的，在我是非常新鲜、真挚、生机勃勃的群体——城市的最基层干部、亟盼提高文化的学员上课；白天，我就悠然上新华书店饱读各种读物，方才选了要购的书籍回到魏厝巷一号。我那时就是有点什么“精神”，我的脑

子也着实有点开窍，我怎么给这位四川籍的北京同事、青年胡子写这封还经删节的长信呀！现在读它却实在有点卜卜心跳。早年泛读了若干舶外长篇，大作家塑造的若些人物形象是不是在每个读者的各自脑子里定型，主人公的情节事略，难道也以读者的见仁见智的舆论而变相风扬的么？娜拉怎么样了？安娜·卡列尼娜怎么样了？以后的尼洛芙娜更怎么样了？我的浑论和妄解难道能够把旧制度的脉冲一气贯通么？女性的精灵魂魄何从何归，难道没有一丝线索，没有具体的精神素质可凭？然而我至今并不反馈我的泛论的初衷，也不否定或者会有有的机遇而找到更有力度、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外，这封书信还留下了那些金石般的响亮的诗句和灌注在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的光明思想，曾经怎样分别地照耀着严峻的不同时代和行进的人们，无论是屈原，是普希金，或者是“进攻阶级”的诗的爆破手——列宁和工人们赞美和欢呼的马雅可夫斯基。

这个集子里还留下了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我的常日纪事。我一向并不怎么习惯于记日记的。说不习惯也多少有不够确切之处，并不是说我就没有计年计月的日记，我实在是少有完整的持续不断的日记，也许曾写了好几年，又是哪个时候的？现在也着实没有力气寻找了。但我确是曾有心血来潮，狠狠地要写某一段时间的日记，或者惶惶然地要写某一件事的日记，或者悠悠然地要写某一地方的日记，甚至竟有同月同日的不同内容的日记等等，实在是一个不习惯于记日记的人才能生出的这等花样。

这个集子里还有《夜读札记》九则。对这些短篇、戏剧、诗歌本事的复述，我愿意通过自己的阅读，无华地映现

几位大家的博大心灵世界，看到他们能够抓到的各种人物的极为细致的断片刻画，以启发我们对自己民族，也对整个世界人文的史迹、有关生活、习俗的掠影和捕捉。我们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也可以“拿来”古典的、舶外的风情、轶事以丰富我们的座铭。

有关文学艺术的系列意见，这里编选了我的若干信件的摘录。原是遵照友人编者的嘱咐提供做为补白之用的，而实际均因越过补白的篇幅而躺在抽屉里。现仍按原来的选题和原摘保存于此。《诗与朗诵》是给卓夫的信件全文，是专议朗诵的，时间也较为接近，故一并编在这里，充为这一题组。

何塞·马蒂是同我国的屈原和波兰的哥白尼一起，于一九五三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各国人民纪念的进步文化名人之一。他是古巴伟大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诗人和政论家。《读何塞·马蒂给纽约〈晚邮报〉主编的一封公开信》，是为纪念他的诞生一百一十周年而写的。做为一个十九世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的马蒂，早在当年就如此锋利地揭发了首号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维护了他的祖国、人民的荣誉和尊严，还预言了古巴的革命必胜。一九六三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核战争讹诈，更有假列宁之名行反列宁主义之实的软骨病患者的假“共产党人”的出现之国际现实，我们纪念这位优秀的古巴人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可惜福建没有纪念集会，福建日报也不登纪念文章。其实北京是有集会的，茅盾和周扬的演说使人奋亢而挥洒热泪。

却当真是多管闲事的了，失败的英雄有人论略，无名的字号又与你何干？个人的能量有大有小，锻炼的工夫有长有

短，而自始至终目标唯一，终点唯一；目标是从，终点是从。却不是谁都可以办到的吧？那时候我躺在绿茵场上，看见她到达终点时，她的同学们一个个拥她，挽她。这个落在最末名次的小姑娘，她的风格和她的队友们的崇尚精神，使我致远，使我站立，使我向前。

罗黎牧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目 录

弁 言.....	(1)
读《丘迟与陈伯之书》《朱浮与彭宠书》二文	(1)
饮水思源.....	(4)
杂笔二章.....	(6)
诗与象征.....	(8)
给覃子豪的信	(15)
从电影《生离死别》之斐万里说起	(17)
一桩恋爱故事	(19)
汉奸的崇拜	(22)
《圣经》讲评(上)	(25)
《圣经》讲评(下)	(27)
好!《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29)
香港英国当局不能推卸的法律责任	(30)
诗人·作品·时代及其他	(34)
侵略者滚出中东滚出台湾	(45)
《跃进歌儿一大箩》前言后语.....	(47)
读漳州《街头诗歌选》	(48)
不朽的真理和事业万岁	(52)

《师说》的教学意义	(66)
对几个专题总结材料的意见	(69)
一九六〇年春志	(71)
夜读札记	(80)
关于文艺批评	(86)
关于音乐会和外国影片	(88)
关于文艺爱好者的志愿	(89)
关于诗的语言及其他	(91)
关于一些表现方法	(93)
诗与朗诵	(95)
读何塞·马蒂给纽约《晚邮报》主编的一封公开信	(97)
关于诗歌的一次演说	(110)
最后名次的高尚风格	(115)
《水仙花丛书》序	(116)

读《丘迟与陈伯之书》 《朱浮与彭宠书》二文

最近在二本破烂的残籍中，读到了丘迟的与陈伯之的书信及朱浮的与彭宠的书信。我以为此二文的确有一个值得比较的地方。

丘迟是南北朝的一个比较著实的文人，而陈伯之却是一个不事书诗的匹夫。当时，陈伯之叛附于魏，丘迟乃以书信劝之，与陈伯之书一文是也。

为幽州牧写与彭宠的书信，作者朱浮，后汉人，有才能。时曾为光武之偏将军，为幽州牧等职。其时因职务而走北疆，且其人含有骄睥之慨，曾与彭宠有隙怨，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为当时因朱浮多置官属于宠，宠不从，浮乃以文责之，且以密奏与天子谓宠不通道之事，后宠得知后举兵攻浮，因之而浮乃作此书责之，是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一文是也。

看看此二文的内容和笔法，颇有益处。

与陈伯之书一文，作者起于谦和，结于柔细。首句“迟顿首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是关心而亲切的句子。二段以伯之自身的“从前”和“现在”互相对照，可以说是作者的突出手腕，拿着以前之“好”和现在之“坏”加以有组织的比较，可以使其对于自身的行为做个准确的回顾，并

且可以使其深切了解自己，因此而使其得到一个可做辨别的指南，下一个解决的途径。三段则破其疑难，开辟一条康庄大道，便其安心归途。作者放下如此数语：“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始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作者先以“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而诱人于“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之句，推下他下了一个归途的决心。四段就使其人更坚决了，如：“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堂未倾，爱妾尚在。”等便为例子。五、六二段则加之柔细之刺激也，如：“……将军独覩颜借命，驰驱毡裘之长，宁不哀哉。”“……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等句便是。蛮暴不能使人屈服，谦柔则能制人。人也不能没有乡思，作者以美丽词句，描出了故乡景色：“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碑，岂不踟蹰！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不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似此类妙而轻细笔法，无疑的，伯之得书后，即拥八千众来归，而伯之是个硬心汉子，竟能以此而归，况其他人乎？文学感人之深如此，任务之大如此，其使命可想而知矣。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一文，适足相反。这是一篇以强言责之的“上官责下官”书文，在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强词讽调。大体观之，作者是加上了莫大刚愎激愤之慨。举几个例子于此：三段之“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泉鸱之逆

谋，捐传世之庆柞，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四段之“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悒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而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廷，则为辽东豕也。……”又如：“愿留意老母幼弟，凡举事母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讎者所快。”似此刚愎之语，不论何人读了，也气极天霄，而况私怨乎？

两文大略，可缔结数点如下：

（一）均为有力文章。前篇以“谦柔”感人，后篇以“刚愎”发人。（二）两文刚柔分别，目的同一，效果相异。（三）“仁胜于武。”文字也当如是。

当然，刚柔关系，有时是受着环境支配，有时是受着事物情形局限，然而却极关作者自身之情性修养。

一个人的才略，胸襟，性格等等，均可从其作品中找出。

文学的任务是重大的，文学的效能亟须注意，我们决不能使感人的文艺功具化成灰烬，特别在此抗战期中，文字笔法应分别应用，对伪敌汉奸须刚愎不摇，对兄弟同胞须谦柔温细，此则不能有所任性也。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午夜

饮水思源

——写给饮水文艺社成立纪念刊

新文学运动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说来，是可以庆幸的。虽然这只是一段短时间，但正是已经历了几次改革和进展。特别是“七·七”抗战以后，在新文学运动的这一脉划了一条深沟，从而对新文学运动起了一个更大的变化。抗战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非常明显地划出了它的不同之点来。浪漫蒂克的“情”、“爱”小说和“吟风弄月”的文字，可以说是抗战以前的文风，这我们也许可以称为作风吧，因为在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的支配下，原是不能轻易地跳到其所支配的圈子外面，在抗战以前，我们的环境和生活可以说是冒昧萎靡，沉睡不醒的，这种不健全的生活，怎么能产生刚强、壮烈的伟大作品来呢？而神圣的抗战，使我们从萎靡走向严肃，有了严肃的环境和生活，就会产生出严肃的作品。沉睡使之颓废，战斗走向新生。“七·七”是新文学运动继“五·四”的又一个大进展和大革新的重要里程。

中国新文学运动成为可颂的今日，我们不能忘记为此运动的进展和改革而牺牲的先烈们，不能忘记为此运动献身的导师。我们要以新生力量继承他们的奋斗、勇敢精神，不能忘记前人们用心血创造的功绩。正像饮水而要思源，没有源

泉，就没有水饮。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没有以前的勇敢牺牲，不能有今日的茂荣；没有以前的渣滓，也不能有今日的结晶。

要以更丰富的热和力，继续前人的奋勇精神，而且要从最坚决的信念中，去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而从这条康庄大道，不停息地跑向前去。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日